

奇正十三劍

上

上官雲  
著



文  
劍  
上

993287

J247.5

<1514>

上官云飞 著

奇兵十三劍

上

徐州师院图书馆



22253736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 内 容 提 要

翩翩少年，身怀绝技，一剑孤行，掀起江湖波澜。因偶得武功秘籍“奇正剑诀”，遭到武林众强的追击、胁迫，少侠虽勇敏，无奈寡不敌众，出虎口、落陷井，险象环生，幸得高僧千智大师、女侠江玉羽等人援手，几番死里逃生。刀光剑影中，却也禁不住儿女情怀，少侠认清了黑、白道人物的种种面孔，也领略了千古醉人的爱情。经过血雨腥风，正邪决斗，少侠武功精进足以睥睨江湖，且在武德修养上进入高境界。

此书故事新颖，情节曲折，武打描写扣人心弦，使人读来兴味盎然，欲罢不能。

日又入甲金  
直未「寅一卯酉」，去上日庚辛未「壬一丁卯戊丙巳庚辰」  
人甲金相。辛山之寔对庚辰，不立壁一掌古人甲金事冲险斗。  
去前理衝向又掌双，引燃遇火，丙一癸卯  
逢正，丙一阳爻，也从不代癸白日，去聚衰向丙辰卦  
用忌冲，不立卦大卦一白落印等卦遇良，中击掌一人甲金照野。  
去辰冲杀犯南宫一，魏风流破，都不嫌长人。

## 一

旭日初升，九华山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色。

山中一片寂静，此时山中传出一阵轻微的马蹄声，林间小径中转出一匹白马，马身两旁挂着一张紫弓及一柄长剑，马背上坐着一个身着白色长衫的少年。

白马缓缓的向前走着，突然那少年一手勒住那匹白马，扭头向左侧林中望去。

半晌，林中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沙沙声，一个老道右手提着一柄长剑，踉跄着走了出来。

随着又是一阵沙沙声，林中追出一个金甲人，那人腰中挂着一柄宽大的金色长剑，全身除了双眼之外，全是金色的铠甲。

那老道似乎知道逃不脱了，他回身凝立着，右手长剑斜指着地面，等待着那金甲人。

那金甲人毫无顾忌的向那道人扑去，对于在一旁的少年好似根本没有看见。

那老道一声不响右手一振，长剑向金甲人双目点去，那金甲人双掌翻起，啪的一声就将那老道刺来的长剑震斜，跟着欺身直上，双掌指向老道胸前。

那老道身形微闪躲了过去，跟着又反手出剑，又点向那

金甲人双目。

那金甲人怒哼了一声，右手横扫过去，啪的一声，老道长剑和那金甲人右掌一接之下，当场被震飞出手，那金甲人冷笑一声，身形微转，双掌又向老道胸前拍去。

老道尽力向旁躲去，但已是力不从心，嘭的一声，正好被那金甲人一掌击中，身形被震起落向一株大树之下，那金甲人身形不滞，如旋风般，一直向那老道逼去。

那少年在一旁看着，此时再也无法再忍，他一手拔出长剑，双脚一蹬马镫，身形如巨雁凌空，直向那金甲人扑去，右手长剑一带，一招“归云入岭”如长虹一般的向那金甲人逼去。

那金甲人哼了一声，右手挥出向那少年手中长剑拍去，掌势才出，他突然觉得不对，连忙身形疾退，望着那少年手中长剑，那柄剑在薄雾中闪烁着淡紫色的光芒。

他毫不犹豫的将右手伸向腰间，哗的一声，将腰间的长剑抽出，剑身发出金色的光芒，他右手一挥那柄宽大的金色长剑，带着一阵劲风向那少年砍去。

那少年剑眉微扬，右手一翻，将手中长剑迎了上去，叮的一声，金甲人的长剑正好点中那少年手中长剑的剑身，那少年只觉得那柄金剑剑身中似乎蕴有一股难言的劲力，震得他手腕发麻。

金甲人一言不发，右手连翻，一连两剑，又点在那少年手中长剑剑身之上，那少年不由一连退了两步，正好站在那老道身旁。

那金甲人心中不由暗骂，这二剑虽然都是随手发出的，但在中原能够面不改色的硬接下他这三剑的寥寥可数，而且

那些许是知名之士，想不到今天被这不知名的少年一连硬接了三剑。

他怒哼了一声，右手又翻起那柄黄金色的长剑挟着一股凌厉的劲风又向那少年击去。

那少年眼中突然闪出一股奇异的光芒，望着那瞬时即至的巨剑，他长剑微挑，他手中那柄长剑剑尖突然幻起一道淡紫色弧形光芒，向那柄巨剑迎去。

金甲人这一剑击下，剑尖刚一触到那道淡紫色弧形光芒，突然感觉剑身劲力投入无底大海，毫无反应。

他吃惊的退了两步，凝视着那少年，他认得这套剑法，他不相信当世除了那三个人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会这套剑法。

那老道也吃惊的望着那少年，他脑中闪过一连串的思虑，自忖道：“难道这少年就是他吗？”

金甲人疑惑的哼了一声，右手一翻，又一连击出三剑，向那少年击去。

那少年右手又振，弧光益炽，他手中那柄剑在空中幻起了无数道弧光。

金甲人这三剑又如石沉大海，他身形微退，无疑的，这正是那套“弧光剑法”，但这少年从哪里学来的呢？他呆呆的站在那儿，突然一个念头闪入他脑际，难道是他吗？

那少年见金甲人呆在那里，他心想此时不走还待何时，这套剑法颇耗真力，再等下去自己只有吃亏，他一手挟起了那老道，身形一闪，闪过那金甲人，身形一起落至马背上，双脚一夹马腹，那匹白马放开四蹄，绝尘而去。

等那金甲人发觉，那少年及那匹白马早已消失在薄雾之中。

中，他望着那少年消失的方向，呆呆的站在那里。

那少年挟着那老道纵马向前奔去，转眼就翻过了一个山头，他这才慢慢的停下马。

他下了马，放下那个老道，见那道人已晕了过去，他正在焦急无策的时候，那老道却悠悠的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无神的看了那少年一眼就翻身爬了起来，趺坐瞑目调息。

那少年站在一旁看着他，过了一会老道长叹了一声，睁开双眼，望着那少年端详了一回向他问道：“请问少侠可是姓白？”

那少年一愣，他想不到这老道人居然知道他姓什么，他转身答道：“晚辈白剑翎，不知道长上下如何称呼？”

那道人又端详了他一会，微微点了点头，轻叹了一声道：“贫道苍松子！”

白剑翎茫然的点了点头，向苍松子问道：“晚辈不知那金甲人是谁？为什么适才紧追着道长？道长是否能以见告？”

苍松子听了一愣，他自忖道：“自己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自己在武林中仍然是一派掌门人，位列四剑之首，这少年的师父断断不会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怎么这少年听了自己的名字好像根本没有听过一般的呢？”

他疑惑的望了白剑翎一眼，向他问道：“贫道敢问少侠的师父可是名叫云飞？”

白剑翎茫然的摇了摇头道：“不瞒道长说，家师从未将他老人家的名讳告诉晚辈，所以晚辈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究竟是不是叫云飞？”

苍松子不解的望着白剑翎又向他问道：“令师是不是身材

矮胖，年纪大约五六十岁的呢？”

白剑翎面上露出了喜色道：“道长说的正是家师的形貌，道长对晚辈及家师知道得那么清楚，想必是家师好友，晚辈还有许多不解之处想请教道长，不知道道长是否愿意赐告？”

苍松子一听心想果然是他，但他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肯告诉白剑翎呢？是……，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他犹豫了一下向白剑翎问道：“令师在命你下山之前曾经叫你去做什么事吗？”

白剑翎沉思了一会答道：“做什么事倒没有，但家师在命晚辈下山前几天晚辈可以看出他心神很乱，在晚辈下山时家师一再叮嘱晚辈去找千智禅师，说找到他之后，晚辈的身世以及父母的血仇都可以问他老人家，此后要做什么事千智禅师自会告诉晚辈的！”

苍松子听了点了点头，心想原来云飞早已安排好了，但他想不通究竟还有什么力量竟然会使云飞心神不宁的，他沉吟了一下向白剑翎道：“照说以你父母当年对我所施的恩惠，我应该把所有的事告诉你，但是你师父既然已经早有安排，我现在说了出来恐怕对你只有害而无益，你见了千智禅师之后自然就会清楚了！”

白剑翎听了不由心中微感失望，但他们这样做也必有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自己已经十九岁了，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对自己的身世、父母均一无所知，想起来不由有些伤感。

正在沉思着，苍松子又向他道：“少侠刚才不是问起贫道和那金甲人的事吗？”

白剑翎点了点头，他实在不知道那金甲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苍松子置之于死地，据他看苍松子不会是一个坏人，也不会有什么理由使那金甲人一定要将苍松子置于死地！

苍松子微微叹了口气道：“他追我要想置我于死地，因为我偷了他们的东西！”

白剑翎吃惊的望着苍松子，他不能相信苍松子所说的话！

苍松子望着他微微一笑道：“你觉得奇怪吗？其实偷东西也不能全部算做坏事，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挽救武林劫运罢了！目前江湖中道消魔长，如果我能练成奇正十三剑……”说着他长叹了一口气道：“只可惜的是我恐怕连今天都挨不过去了！”说着又叹了一口气。

白剑翎心中一惊，难道这是真的吗？苍松子会连今天都挨不过？

苍松子又向白剑翎问道：“你以为那金甲人的武功很高吗？”

白剑翎望着苍松子不解的点了点头，他知道那金甲人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中才让他逃出了手，以他揣度着那金甲人武功至少高他一倍以上。

苍松子微微一笑，抬头望着天空道：“他是银城四武士中武功最弱的一个！”

白剑翎吃了一惊，心想照这样算，所谓银城四武士中其他三人的武功一定更高了！

苍松子接着又说道：“我千辛万苦的好不容易才把奇正剑诀盗到手中，但可惜的竟又被发觉了，以致于落到这样的结果！”

白剑翎听了也不由黯然，苍松子又笑了笑道：“但究竟奇正剑诀终于还是被我带了出来，这样，我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

说着他自怀中摸出一本小册子送向白剑翎道：“我已是不久人世的人了，你父母当年曾经有恩于我武当派，今天你又救我一命，我也别无报答，这一册奇正剑诀就交给你，作为我的一点心意，我也别无要求，只希望少侠以后能在江湖中主持正义即可！但切不可将它轻示于人！”

白剑翎听了慌忙道：“道长这怎么可以，行侠仗义本来就是我辈应为之事，而且这本剑诀是道长以性命换来的，我怎么能接受？”

苍松子正颜道：“难道少侠怕麻烦才不接受吗？而且你父母的仇人我虽然不知道是谁，但以你父母当年的武功不知比你高强多少，居然被害，你如果不能学会奇正十三剑谁能替他们报仇呢？”

白剑翎听了犹豫了一下，上前一步双手接了过来道：“道长既然如此说，我白剑翎只好接受下来了，我白剑翎别的不敢说，我决定尽己之力在江湖中行侠仗义。”

他将奇正剑诀放至手中，只见那一册书全是用极细的银丝织成，上面用金丝缕成《奇正剑诀》四个字，他看了看就收入怀中藏好。

苍松子见他收好了又向他道：“我自知不起，还有一件事要麻烦少侠的，不知少侠能否答应？”

白剑翎躬身道：“有什么事道长请吩咐好了，白剑翎一定全力以赴！”

苍松子叹了一口气道：“贫道身为武当掌门，今将辞世，

想请少侠将敝派掌门人的一件信物转交给敝师弟子——苍梧子，告诉他说我诸门徒中无一堪为掌门，今后掌门之职就交给他了！”说着又自怀中掏出一柄半尺长的玉剑交给白剑翎。

白剑翎接了过来道：“道长请放心，这件事在下一定替道长办到。”

苍松子点了点头就闭上了双目，白剑翎低着头，他知道苍松子不久就要羽化了。

突然苍松子又睁开了双目，吃力的向白剑翎问道：“少侠可知千智禅师的行止吗？”

白剑翎摇了摇头。苍松子道：“少侠可以到黄山去，目前千智禅师在那边！”说完他又闭上双眼。

过了一段时间，白剑翎走上去探了探苍松子的鼻息，见他鼻息俱无，知他已羽化，心中不由一阵黯然。

白剑翎用剑挖了一个土坑，将苍松子埋好，之后起来，骑上马背向山下走去，想起苍松子在临死前还将千智禅师的行止告诉他，心中不由更是感激。

想着想着他就到了山下，走进了一个小镇，他向前望去，见前面有一个小茶楼，心想自己连到黄山去的路怎么走都不知道，何不去问一问呢？

到了茶楼前，他下了马，一眼望见茶楼门上钉着一只铁燕，他仅瞥了一眼，当是店家的标志也不在意，就一直向内走去，他一进门，只见店内坐着三十多个彪形大汉，腰上都挂着刀，一个个都用眼瞪着他。

他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见里面坐着一个面貌和蔼的老者，他向那人走去，向那人一抱拳问道：“请问老丈自此地到黄山应如何走法？”

那老者一抬眼，打量了他一眼道：“去黄山？”

白剑翎点了点头，看着那老者，等待着他回答。

那老者又道：“少年人，你去黄山有什么事吗？”

白剑翎道：“在下只是去找一个人罢了！”

那老者微微一笑道：“去找断碑手朱华？”

白剑翎一愣，不知道那老者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还没有等他否认，那老者哈哈一笑道：“少年人，先坐下来喝一杯茶慢慢的谈！”说着就将一杯茶推向白剑翎这边。

白剑翎见这老者邀他坐下，他口也有些渴了，他坐了下来，才轻轻呷了一口茶，他立刻觉得不对，只觉得脑中一阵天旋地转，那老者微笑着望着他，他无法再支持下去，只见眼前一片昏暗就不省人事了。

慢慢的他清醒了过来，他只觉得他躺在一张床上，他模糊的记起了刚才的事，他是被那老头用迷药迷晕了过去，他刚一想到就自床上跳了起来。

他一跳起来，只见刚才那老者坐在床边一张椅子上，微笑的望着他，他微微提了提气，只觉得身上毫无异状，他诧异的望着那老者。

那老者站了起来笑着向他道：“白少侠，刚才有失礼的地方尚请多多原谅！”

白剑翎吃惊的望着那老者，心想怎么他也知道自己姓白呢？而且他迷倒自己到底是什么呢？他不由自主的脱口向那老者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姓白？”

那老者大笑道：“紫弓紫剑白马，有这三样东西不姓白还姓什么？”

白剑翎一呆，愣愣道：“什么？”

那老者笑道：“我叫蓝云，人称圣手神医，令尊令堂隐居已将近二十年了，他们二位一向可好？”

白剑翎呆呆的望着蓝云道：“家父母早已去世了！”

蓝云一呆道：“什么！令尊令堂竟已去世？他们生什么病去世的？”

白剑翎黯然道：“都不是的，是死在仇家手中的！”

蓝云一惊道：“死在仇家手中，当世之中有谁能胜过令尊令堂的？即使是迷谷三怪也无法胜过令堂！”

白剑翎摇头道：“在下不知道，我去黄山找人就是要知道仇家是谁！”

蓝云又吃了一惊道：“你去黄山不是为了奇正剑诀？”

白剑翎听了比蓝云更要吃惊，奇正剑诀不是在怀中吗？难道……，他摸了摸怀中，剑诀还在，并没有丢，那么蓝云说的是什么呢？他不禁念道：“奇正剑诀？”

蓝云又道：“少侠还不知道吗？奇正剑诀在三天前突然出现在黄山附近，消息传出，这本剑诀落在断碑手朱华手中，他本身武功虽不低，但无奇特之处，但他女儿朱翠凤却是峨嵋静心老尼的亲传弟子，静心老尼更是不好惹，但仍然有无数的江湖中人前去想夺取奇正剑诀！”说罢不由叹了一口气。

白剑翎听了心中暗道：“原来如此，但奇正剑诀明明在自己身上，怎么又出来一本奇正剑诀呢？”但苍松子告诉他不要轻示于人，他又怎么能说出他身上也有一本呢？

蓝云道：“敝师叔铁燕帮封主铁燕双飞于公明也立心要得这本剑诀，现在铁燕帮封众已将黄山百里周围封锁了，所以我听你要去黄山，把你当做去夺剑诀的人，所以将你用迷药迷住！”

白剑翎微微一笑道：“在下去黄山是去找千智禅师，问明仇家的名字以便好报仇！”

蓝云长叹了一声道：“想当年令尊令堂联剑走江湖，紫弓剑所向无敌，想不到竟已作古！”

说罢又长叹了一声。

白剑翎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这下听了蓝云的话才知道紫弓紫剑和白马都是自己父母当年走江湖用的标志，而自己也因为紫弓紫剑屡得自己父母余荫之庇，但父母的仇人是谁，到现在自己都不知道，心中不由一阵悲戚。

他想着不由抬头问蓝云道：“老丈，承蒙您照顾，晚辈就要告辞了！”

蓝云一愣道：“怎么？你现在就要去黄山？”

白剑翎微微点头。

蓝云皱了皱眉道：“如果白少侠不见怪，我以为少侠现在不宜去黄山！”

白剑翎沉吟了一会摇了摇头道：“晚辈对别的倒无所谓，只是别人遇见千智禅师时已是月前，去迟了恐怕千智禅师也已他去，那么就不好办了！”

蓝云皱着眉点了点头，他沉思了一会道：“少侠顾虑的也对，但黄山周围杀机四伏，少侠此行可能也危机重重，敝师叔野心很大，不得奇正剑诀是不肯罢休的。我在铁燕帮中所以能居巡察之位，全是赖我师叔的关系，其实以帮中高手之多，我至多也仅有中上的地位。我以前也受过令尊令堂的好处，自然只有尽力图报，但恐力量微薄无法使少侠绝对安全。”

白剑翎连忙向蓝云躬身道：“老丈如此照顾真使晚辈汗

颜，晚辈只想找到千智禅师问明晚辈身世仇家即可，决不会去夺取奇正剑诀的。”

蓝云沉吟了半晌道：“少侠如不见怪我想与少侠一同前去走一趟，不知少侠以为如何？”

白剑翎忙道：“这那好劳累老丈呢？”

蓝云笑着摆了摆手道：“少侠不必客气！”说着就叫人备马与白剑翎一起向黄山而去。

行色匆匆，不数日蓝云及白剑翎已到了黄山附近，二人牵马在山路中走着，两人转了一个弯，林中暗处突然发出一声声道：“停！”

蓝云微笑道：“是我！”

路旁探出一人向蓝云一拱手道：“原来是蓝巡察！”

蓝云微微摆手，那人又缩身入林中。

这时空中响起一阵笛声，蓝云微微抬头，右臂伸出，一只白鸽如陨星一般的落在蓝云臂上，蓝云自鸽脚竹筒中抽出一张纸，他看了看，皱了皱眉头向白剑翎道：“家师叔有事找我，我恐怕不能再陪你了，前面全是坦途，少侠可以放心进入，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进去。”

蓝云正想拉马要走，突然又回头向白剑翎附耳道：“万灯齐飞之时，千万避开，切记！切记！”说完他一带马，掉转马头绝尘而去。

白剑翎呆立着，想着蓝云刚才所说的话。

白剑翎一带马缰，缓缓向黄山山中走去，心中暗想着，黄山这么大，千智禅师不知道在哪里？自己该到哪里去找呢？

走着走着，他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见四处一片桃花林，

看上去好像全是人工栽培的，心想既然有人栽桃花，附近就一定有人住，自己何不去找个对黄山熟的人问问呢？说不定也许他就知道千智禅师的住处！

他正想着，突然一股劲风袭向他脑后，他一反身，食中指一夹，不由一愣，原来竟是一颗小石子。

他顺着来处望去，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站在一棵桃树上，右手拿着一张小弓，又扣了一颗小石子向他射来！

白剑翎一拉马缰，躲了过去，那小女孩儿见白剑翎已发现了她，她一纵身跳向白剑翎喝道：“喂！你是谁？竟敢跑到我们桃花村来了！”

白剑翎见那小女孩的神情，不由笑道：“小妹妹！别生气，我也是无意到了这里的！”

他话刚说完，那小女孩又喝道：“谁是你的小妹妹，你不快快走我就要赶你走了！”

白剑翎见那小女孩凶巴巴的神情不由又笑道：“那么我马上走，只是我想向小姑娘打听一个人，不知道小姑娘能不能告诉我？”

那小女孩见白剑翎如此说不由诧异道：“你不是铁燕帮的人啊？”

白剑翎愣了一愣笑道：“我怎么会是铁燕帮的人呢？”

那小姑娘眼珠转了一转，哼了一声道：“你是不是要找我爹爹？”

白剑翎一愣，想千智禅师是和尚，哪会有什么女儿，但不知道这小女孩为什么见自己要找人就好像断定自己必定是找她爹爹似的。

他还没有说话那小女孩已是不高兴的道：“我爹爹就是断

碑手朱华！”白剑翎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心想原来她也把我当作是来夺他们奇正剑诀的人了，他笑着向那小女孩说：“原来令尊大人就是断碑手朱华前辈！”

那小女孩一心想自己料得果然不错，想着不由哼了一声。

白剑翎见那小女孩这副神态，知道她心中想些什么，不由笑道：“但我并不是来找令尊大人的，我想请问小姑娘知道不知道一位叫千智禅师的人？”

那小女孩一听白剑翎不是来找她父亲的，不由有些觉得意外，她睁圆着两只大眼，向白剑翎打量着，心想居然有人到黄山来并不是要找她爹爹，在她心目中凡是到黄山来，身上带剑佩刀的没有一个不去见她父亲的，这少年带剑至黄山，居然不去见她父亲。

白剑翎不知这小女孩心中想些什么，见她老打量着自己，只好微笑着看着她。

那小女孩过了一会才道：“你要找千智禅师？”

白剑翎听了连忙点头道：“正是，小姑娘如果知道他老人家的下落是否可以告诉在下！”

那小女孩又问道：“是不是个眉毛胡子都白的那个老和尚？”

白剑翎不由皱了皱眉，心想这种问法叫我怎么回答呢？不由苦笑道：“我也没有见过千智禅师，所以也说不出是不是这个模样，但别人告诉我说他在黄山，所以我就来找！”

那小女孩似笑非笑的道：“你连他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那你怎么找呢？”